



学林忆往

李方桂先生口述史

李方桂 著

王启龙 邓小咏 译

李林德 校订



清华大学出版社

李方桂先生口述史

李方桂 著

王启龙 邓小咏 译

李林德 校订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李方桂(1902—1987)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1924年由清华学堂赴美留学,先后受教于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著名语言学大师;回国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并当选为首届院士。其后,留美执教哈佛、耶鲁、华盛顿大学等名校二十多年。他对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历史比较语言学、汉语历史音韵学以及北美印第安语研究方面均有杰出贡献,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本书是李方桂先生晚年留下的口述史记录,生动记述了他的生平经历和学术事业,其中对20世纪语言学的演进多有反映。本书可供语言学专业师生,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李方桂著;王启龙,邓小咏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学林忆往丛书)

ISBN 7-302-06958-1

I. 李… II. ①李…②王…③邓… III. 李方桂(1902—1987)—生平事迹 IV.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0842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客 户 服 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叁陌工作室

版式设计: 刘祯森

印 刷 者: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40×203 印张: 8.125 插页: 4 字数: 163千字

版 次: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6958-1/I·49

印 数: 1~3000

定 价: 18.00元



李方桂先生 (1902 — 1987)

1987.10.15



李方桂先生遗墨



李方桂与徐樱，婚后在清华园



50年代与李济夫妇在台北

导言

口述史的设立,是为了在全方位的人生范围视野内去追念那些具有卓越成就和独特性格的先生们和女士们。一部好的口述史一旦完成,就会为人们带来生活气息。比如这部口述史,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过李博士而只是通过书本文章和其声誉了解他的人来说,其作用正在于此。借助这部口述史,我们就能了解他生活的种种动力,了解他在其学术领域的观点,了解他对同事的看法,了解他对那些曾经激励过他的人们的评价,了解他的种种希望与恐惧(如果你逐字逐句细读的话),了解他的成就和失败,以及了解他在人类社会史上的地位。我们并不是说口述史是分析精到深奥的论文。不是这样的。但是,对于那些对传主没有亲身接触的人们来说,口述史这种形式的确可以弥补这残缺的时空,的确是理解其正式的学术遗产之关键。

我们与方桂在华盛顿大学共事二十载,这里是他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他是在“二战”刚结束——华盛顿大学的关键时期,加入我们的学校阵容的;正是因为“二战”,其他许多学校也处于同样的历史时期。我们当时刚开始接受这样的任务:把非西方世界的研究引入美国的大学课程。其他大学,比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伯克莱等都接受了同样的任务,各校都有自己的特定方向;但各校都发现有必要成立某

种内部的特任机构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改变课程、激励新的研究,困难程度大致就像迁墓一般。

华盛顿大学建立了称之为远东学院,后来又更名为远东与俄罗斯学院之类的机构。这个专门机构的宗旨就是促进我们称之为非西方世界(因没有恰当术语)的广大地区的教学和研究。其中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苏联以及中东、印度、东南亚、南美和非洲。显然,得有个人力分工的问题,因为,没有一所学校能吸引到那种少有的天才,即研究面涉及上述各个地区和不同社会制度的才能;此外,何况也没有一所学校的经济实力强大得足以出色地完成上述地区各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华盛顿大学做出的选择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东亚的研究方面,特别是中国、日本、朝鲜和蒙古。不久,又加上了苏联,因为别的专业系所不愿意承担此项任务。他们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研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虽然需要进行各个方面的探讨。任何单纯的研究都不能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必须把语言、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历史等学科综合起来。远东与俄罗斯学院慢慢开始关注、资助和指导有关中国方面的研究,并把各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这项研究。经过二十多年时间,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门必不可少的学科。

这个任务的成功完成,是诸多重要因素的综合使然。首先,必须有行政上的支持,才能克服教授会中某些常见的一般性阻碍。只有这种行政力量才能够保全我们这个机构提供的一组专任教授职务。其次,大学之间还得对学制标准和学位等级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幸运的是,以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为领导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以弗雷德·伯克哈特(Fred Burkhard)所领导的美国学术社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earned Societies)审时度势,建立了地区研究联合委员会,由密执安大学的罗伯特·豪尔(Robert Hall)出任主席。该委员会创立了包括国外地区研究在内的高级学位模式。极为重要的是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地区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但是为了懂得并参与多学科的研究,必须至少掌握一个专业作为工具学科。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遵循这一原则。博士学位是在某具体专业的系里获得;而一个政治学教授,比如说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就必须是政治系和远东与俄罗斯学院的成员。

我们成功地实现这一宗旨的关键是研究经费。所靠的是有诸多基金会——首先是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然后是卡内基(Carnegie)基金会,最后还有福特(Ford)基金会,它们既为学术社团建立的种种委员会给予资助,也直接为大学的种种科研规划提供经费。其中数百万美元投入了地区研究领域——普遍认为,非西方世界研究的迅速发展,这些投资起了非常关键。上述基金会为从事这项向来缺乏资源的学科的教授和研究院的学生提供了丰厚的科研资助。它们资助研究员们去学习某些比欧洲语言更罕见、更难学、更需要大量精神投资的语言。这些罕见的语言来自鲜为人知的社会,研究它们既没有明显的学术前景,也没有学术前述的保障。

上述这些因素都极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要完成任务,领导及其同僚必须找到具有特殊专长的教授和学生。学生必须承担长期的义务,特别是对未来就业前景不明朗的新领域内的语言研究承担义务。这是一种冒险的事业。教授不但必须熟知本学科,而且必须坚信这一使命,耐心地接受长期的挑战,完全被本学科的系(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还得愿意与其他学科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合作。最难得的是,具有领导才能和推动力的教授。

我们很幸运。在华盛顿大学中国学领域，我们曾有弗朗兹·米歇尔(Franz Michael)教授，他在多学科研究的领导和组织方面，具有非凡的毅力和能力。正是他主动争取李方桂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最初一批中国学教授有：赫尔穆特·威廉(Hellmut Wilhelm)，一位优秀的汉学家，也精通社会科学；施友忠(Vincent Shih)，一位难得的中国哲学学者；萧公权，一位杰出的政治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y)，地理学家；马逢华(Ma Feng-hua)，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史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换言之，李方桂是在美国学术史的重要时期加入我们这个行列的。因为“二战”提示了我们对这些非西方地区的知识之缺乏，所以研究这些地区的动力特别强烈。李方桂整个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在国家级甚至国际级水平上发展了华盛顿大学的地区研究。他使中国语言和语言学的教学现代化。他所以能完成这一重任，是因为他坚实的学术根底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在引进傣语和藏语的研究方面，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的手段既缓和又有力。他培养过一些优秀的研究生，其中许多已经成名；但他也密切注视着本科的语言教学水平。他透彻地理解并帮助推动了中国社会方面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他是一位优秀的“队员”，有时还协助行政工作。作为学院院长，我认为李方桂是我完成任务时非常亲密的助手。我知道，我不必为中国语言和语言学担心；这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知道李方桂他们会在学院里站稳脚跟，不必去争取系所部门的独立性。本单位不同专业团结协作，是成功实现学院教学和科研目标的关键。方桂在战后阶段一次巨大的学术革命中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方桂及其爱妻徐樱女士是活跃高雅的社交圈的核心。他们款待过全院范围内老老少少的朋友和同事。徐樱是第

一位在美讲授中国烹饪学的中国女士。我有幸做过她的学生，现在还是她数年前出版的那本《中国菜谱》的经常实践者。无论是家事还是学术，李氏夫妇都是大家庭里的核心。

李方桂博士的确是一位特殊的人才。我们今天拥有了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院，要知道过去在为该院打下坚实基础的年代里，李博士是我们学院里教授会成员中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佼佼者之一。如今我们痛失了一位杰出人物，我们惟一能够弥补的是，永远纪念他、了解他。时间距离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我们只要一回想起方桂那沉静而宽厚的风范，内心就激荡不已。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公民，世界级的学者！是国际学术合作力量的一座灯塔！是一位人格高尚的人！他将永远活在知道他的人们心中！

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学院荣休教授

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

1988年2月21日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李方桂口述史计划

我的老友李林德(海沃德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近几年曾和我谈及编一部关于她父亲——也就是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的自述史。1986年,着手编辑这部自述史的时机成熟了。区域口述史办公室(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已经完成了李方桂的同事兼好友赵元任先生的自述史,作为编纂中的中国学者自述史系列的一部分;李方桂夫妇又从夏威夷搬到了奥克兰;而最为重要的是,李方桂教授本人同意参与这项工作。

区域口述史办公室的部门负责人维拉·鲍姆(Willa Baum)和李林德认为,李方桂教授在远东语言领域赢得了盛誉,为了尽可能全面记录李方桂教授的学术生涯,应由一位在这一领域具有渊博学识的语言学家主持采访。陈宁萍(Ning-Ping Chan)应邀承担了采访者的工作,她既是李方桂教授的学生也是李家的友人。但她很快就意识到,面对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长者,与生俱来的为尊者讳的中国传统限制了提问的深入。她需要选一个学习语言学的美国学生和她一起工作。中选的罗仁地(Randy LaPolla)同陈宁萍一样拥有语言学学位,且侧重于远东语言和方言方面;他们都对李方桂教授的著述和声誉非常熟悉,此外,两人都会讲汉语。

我的任务是协调采访者和区域口述史办公室已建立的

工作程序,包括:监督采访音带的录制,协助宁萍和仁地对采访提纲进行加工、编辑,以及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其他步骤。随着时间的推移,仁地设计了大部分的采编任务,经常来办公室交录音带和整理好的录音原文、征求建议,大致让我知道他们工作的进展。本文后面的几页,是宁萍和仁地各自写的记述他们同李方桂教授共同工作经历的文字。1987年8月24日,仁地在李方桂教授追悼会上宣读的文章就是以他的那篇文章为主要内容的。

近12小时的采访是在1986年7月15日到同年的12月6日间录制完成的。李方桂教授和两位采访者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才逐渐适应了采访程序。李方桂教授是个非常谦逊的人,不善于谈论自己;而两位采访者一开始又对李方桂怀着尊重敬畏之情,觉得不能勉强他去说自己的事业如何伟大。李方桂教授当时已是84岁高龄,正像我们预想的那样,这位有着六十多年研究、写作、执教和广泛游历等经历的老人能比别人更清楚地记得其学术生涯的方方面面。

采访录音过程中李方桂教授的夫人一直在场,帮丈夫补充细节。夫妇二人往往用汉语交谈。李方桂教授的儿子李彼德(在鲁特格尔[Rutger]大学讲授亚洲语言文学)和女儿林德偶尔也参与采访,或是鼓励,或是提问。那时候两位采访者和李先生已经磨合得相当好了。采访者可以设定采访的方向。最初几次采访的内容重要充实、引人入胜,但有一些细节上的交错和重复。我和鲍姆太太(Mrs. Baum),以及林德、仁地都一致认为,如果去掉重复的部分,只保留事件主干,这部文字版的自述史将会更实用,可读性也会更强。假如有人需要完整版,则可以去听保存在Bancroft图书馆微缩部(Microforms Division)的录音带。

我负责修订先前由仁地逐字记录的原文。在做改动之

前,我和林德都仔细推敲反复考虑。她还曾计划让父亲再对一些地方进行修补,可惜的是1987年李先生的中风使这个计划成了泡影。这次修订删去了重复的内容,但仍保存了李方桂教授的谈话风格和他一生的主要经历。

接下来,仁地、林德和宁萍审读重新打出来的稿子,核对专有名称的拼写,明确一些句子的含义,以及添加脚注。在汉语言学索引的一些复杂问题上仁地给了我不少建议。林德负责照片、关于李方桂1978年和1983年中国之行的文章、李先生的简历、书目,以及正文、附录里其他一些材料的整理。

应林德的要求,华盛顿大学远东和俄罗斯学院前院长、荣休教授乔治·泰勒为自述史写了序。泰勒教授在这篇颇具眼光的序言中阐述了李方桂教授在语言学领域的地位,这是谦虚的李方桂教授自己不愿谈及的话题。

图片和相关材料的遴选都是在非正式的会面时决定的。会面的地点就是李方桂教授在奥克兰的漂亮寓所——一座可以俯瞰默里特湖的别墅。房间里挂满了中国山水花鸟画和书法作品,摆设着很多源自中国的艺术品。东方和西方在李方桂教授家里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李夫人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朋友之一。能够通过李方桂教授的自述史了解李方桂,进而了解他的文化、他的语言学事业和他的家庭,我深感荣幸。当初同林德谈到关于她父亲的口述史的时候,我完全没想到会和这项工作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

我们特别要感谢李教授的家人和朋友对这个项目的资助。遗憾的是李方桂教授于1987年8月21日与世长辞,未能亲阅书稿,也未能亲见自己为之努力多时的自述史最终成形。我们希望这部自述史可以向李方桂的同事、学生,同时也向学者们提供一部有关李方桂先生生平和事业的记述。

在李方桂发表过的八十多部作品中,自述史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不包括在内。

马尔卡·卡尔(Malca Chall)

1988年9月23日

于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区域口述史办公室

采访札记

陈宁萍

《东西方语言学：美洲印第安语、汉藏语和台语》(*Linguistics East and West: American Indian, Sino-Tibetan, and Thai*)^①一书由八次对李方桂教授的采访组成。目的在于记录李教授讲述的与他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及对自述史这一形式的丰富经验。只有少数语言学家的作品像李教授的作品那样本身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我们不需要用过多的言语来形容李教授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我只想借这个机会简单地说一说是什么因素促使我作出参与这项工作的决定以及我的投入程度。

我对记录李教授生平的工作产生兴趣始于我们初次会面。在1985年夏天以前，我只是李教授的一个仰慕者，且从未接近过他。除了读他的作品之外，我和他的接触仅限于听过他的几次讲座和社交聚会时的简短对话。1985年从香港大学回来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投入于科研项目。也是在那时，我得知李教授和他的夫人选择了在奥克兰定居。我常常独自去李教授家拜访，有时也和学习语言学、美洲印第安语、台语以及东方学的学生一起去。这成为一种思维上的刺激来源。对于突发奇想式的问题和经过深刻理论推演的

① 这是李方桂口述史的英文原标题。